



普希金文集

小说二 散文

冯 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С. ПУШКИН
ПРОЗА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 V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0 年版译出

普希金文集
小说二 散文
冯 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10 字数 187,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册
ISBN 7-5327-1212-5/I·708
定价:17.80 元

目 次

小 说

黑桃皇后.....	3
基尔查里.....	41
埃及之夜.....	51
上尉的女儿.....	73

散 文

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	221
题解.....	285

小 说

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主大祸临头。

——最新解梦书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常常聚集
在一起；
押上宝——上帝饶恕！
他们的赌注
从五十到一百卢布，
有人赌赢了，
有人用粉笔
勾去输掉的数字。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聚集在一起，
干的就是这件事。

一天，有些人聚集在近卫军骑兵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过尽了，大家坐下来吃夜宵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四点多钟。那些赌赢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些人却失魂落魄地坐在空餐具跟前。但香槟酒送来了，谈话又活跃起来，于是大家又在一起聊天。

“你打得怎么样，舒林？”主人问道。

“输了，跟以前一样。只能承认我运气不好：我没有加过赌注，从来不急躁，谁也不能把我搞糊涂，可我总是输！”

“你一次也没有着过魔吗？你一次也没有押过那张总能赢钱的牌吗？……你的倔强真叫我吃惊。”

“可你瞧瞧赫尔曼！”一个客人指着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从来没有摸过牌，从来没有叫过一次加倍，可总是陪我们坐到五点钟，一直瞧着我们打牌！”

“我对打牌很感兴趣，”赫尔曼说，“可是我不能为了非分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作赌注。”

“赫尔曼是德国人：他很节俭，就是这么回事！”托木斯基说。“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使我摸不透，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么？你说什么？”客人们都提高声音问道

“我搞不懂，”托木斯基继续说，“为什么我祖母不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再赌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纳鲁莫夫说。

“这么说，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不了解！是的，一点也不了解！”

“噢，那么您听我说：

“您知道，我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她可是个风流人物。好多人都跟在她后面跑，想看看这个莫斯科的维纳斯^①；黎塞留^②热烈追求过她，祖母肯定地说，由于她心肠太硬，几乎弄得他开枪自杀。

“那时太太们都流行打法拉翁^③。有一次，她在宫廷里和奥尔良公爵打赌，输了很多钱。祖母回到家里，从脸上揭下美人斑^④，脱下箍骨裙，对祖父说了她输钱的事，要他把钱付掉。

“我记得，先祖父本来是祖母的管家。他怕她，就像怕火一样；可是一听到她输掉这么一笔惊人的数目，不禁大怒，他拿来帐册，向她证明，半年来他们已经花掉五十万，还说在巴黎他们没有像莫斯科乡下或萨拉托夫乡下那样的财产，因此干脆拒绝替她还钱。祖母打了他一记耳光，独自躺下睡觉，表示不喜欢他。

“第二天，祖母吩咐仆人把祖父叫来，指望这种家庭的处罚能对他起作用，结果发现祖父仍毫不动摇。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对他讲道理；她想让他感到于心有愧，就好言好语地对他说，债务也有各种各样，欠公爵的债和欠马车匠的债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用！祖父造反了。不行，没什么可说的！祖母简直走投无路。

“她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你们都听说过圣热尔曼伯爵^⑤，他的奇事是那么多，大家都在纷纷传说。你们都知道，他自称是终身漂泊的犹太人^⑥、长命水和点金石的发明者等等。大家都笑他，说他到处招摇撞骗，卡桑

①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此句原文为法语。

② 黎塞留(1696—1788)，法国元帅。

③ 一种牌戏。

④ 或称美人膏，用药膏或小黑布片贴在脸上，妇女以此作装饰品。

⑤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的冒险家。

⑥ 指阿加斯菲尔，传说中古代一个终身漂泊的犹太人。

诺瓦^①则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奸细；不过，尽管圣热尔曼是个很神秘的人，却仪表堂堂，在社交界中很讨人喜欢。祖母至今还迷恋着他，要是有人说他坏话，她就会生气。祖母知道圣热尔曼有办法搞到大量金钱。她决定去找他帮忙。她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请他立即到她这儿来。

“这个老怪人立刻就来了，正看到祖母愁眉不展、十分痛苦。她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了一通丈夫的野蛮，最后对他说，她只能在他的友谊和盛情厚意上面寄托她的全部希望了。

“圣热尔曼沉吟了一会儿。

“‘我可以为您筹措这笔钱，’他说，‘不过，我知道，在您没有还清这笔钱之前，您一定不会安心，而我则不想让您愁上加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您去翻本。’‘可是，亲爱的伯爵，’祖母回答，‘我跟您说，我根本没有钱。’‘这事不需要用钱，’圣热尔曼说：‘请您听我说完。’这时他向她公开了一个秘密，要是能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

年轻的赌徒们更注意听了。托木斯基吸起烟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到凡尔赛去，在皇后那里打牌^②。奥尔良公爵做庄；祖母稍稍对他表示了一下歉意，说没有把欠款带来。为了替自己辩解，她还编造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接着便坐在他对面下注。她挑出三张牌，一张接一张下注；三张牌都替

① 卡桑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曾用法文写《回忆录》十二卷，描写同时代人的风习和作家本人经历的许多惊险事件。

② 原文为法语。

她赢了钱，这一来祖母便完全翻了本。”

“这是偶然的！”一个客人说。

“神话！”赫尔曼说。

“这牌大概玩弄了什么手法？”第三个接着说。

“我不以为这样，”托木斯基一本正经地说。

“真是怪事！”纳鲁莫夫说，“你有一个祖母，她能连续猜中三张牌，可你至今还没有向她学到这个秘诀。”

“是啊，有什么办法！”托木斯基回答，“她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其中一个：四个人都是不顾死活的赌徒，可是她没有向任何一个公开过这个秘密；虽然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坏处，对我也是这样。我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曾向我说过一件事，他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已故的恰普利茨基，就是挥霍了万贯家财，死于穷困潦倒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记得是输给佐里奇近三十万。他完全绝望了。祖母对年轻人的胡闹一向是很严厉的，可这一次她倒有点可怜恰普利茨基。她给他三张牌，让他一张一张押，并要他保证以后永远不再赌博。恰普利茨基到赢他钱的人那里去了。他们坐下来赌钱。恰普利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一下子就赢了；他押了两次加倍，翻了本，还赢了钱……”

然而该睡觉了，已经六点差一刻。

其实，天已经大亮。这些年轻人喝完了杯里的酒，便各自回去了。

二

“您好像更喜欢那些使女。”

“有什么办法，太太？她们更鲜艳。”

——社交界的闲谈①

某某老伯爵夫人坐在梳妆室的镜子前面。她身边有三个使女。一个拿着胭脂盒，一个端着发针匣，还有一个捧着一顶饰有红带子的高包发帽。伯爵夫人早已人老色衰，她丝毫不想再打扮自己的姿容，但她还保留着年轻时的习惯，严格模仿七十年代的流行式样，像六十年前一样，煞费苦心地打扮，花那么多时间。靠窗口的地方有一位小姐坐在那儿刺绣，那是她的养女。

“您好，祖母②，”一个青年军官走进来，对她说，“您好，丽莎小姐。祖母③，我有一件事要求您。”

“什么事，保罗④？”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个朋友，礼拜五我想把他带到舞会上来见您。”

“你把他直接带到舞会上来见我，那时候你就可以向我介绍了。你昨天去过某某人那里吗？”

“那还用说！快活极了；跳舞一直跳到早晨五点钟。叶烈茨卡娅多漂亮啊！”

“咳，我亲爱的！她有什么漂亮啊？她的祖母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也像她那样吗？……顺便说一句：我想，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她也很老了吧？”

“什么很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死了七年了。”

小姐抬起头，对年轻人暗示了一下。他这才想起来，他们是对老伯爵夫人隐瞒了她这位同年女友的死讯的，于是他咬了咬嘴唇。可是伯爵夫人听到这个新闻却一点也不在乎。

“死啦！”她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封为宫中女官，我们一起晋见时，女皇……”

伯爵夫人又对她的孙子讲起自己的趣事，这件事她说过有一百遍了。

“好吧，保罗，”后来她说，“现在你扶我起来。丽桑卡^⑤，我的鼻烟壶在哪儿？”

接着，伯爵夫人带着几个使女到屏风后面去更衣。托木斯基和小姐留在房间里。

“您要介绍的人是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轻声问道。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吗？”

“不！他是不是军人？”

① 对话原文为法语。

②③ 原文为法语。

④ 保罗是巴维尔的法语名字，巴维尔是托木斯基的名字。原文为法语。以下凡称保罗，均同此。

⑤ 丽桑卡是丽莎，即丽莎维塔的爱称。

“是军人。”

“是工兵军官吗？”

“不！是骑兵。您为什么以为他是个工兵军官？”

小姐吃吃地笑起来，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保罗！”伯爵夫人在屏风后面叫道，“给我送一本新的小说来，不过不要现代的。”

“那要什么样的，祖母①？”

“要这样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并不掐死父亲或母亲，里面没有淹死的死尸。我最怕溺死的人了！”

“如今可没有这样的小说。您不想要俄国小说吗？”

“有俄国小说吗？……送来吧，亲爱的，请送来吧！”

“再见，祖母②，我有事……再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您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兵军官？”

托木斯基走出梳妆室。

房间里只剩下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不一会儿从街对面一个屋角里转出一个年轻军官来。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她又拿起手工，低头伏在绣布上。这时伯爵夫人换好衣服进来了。

“丽桑卡，”她说，“吩咐套马车，我们出去玩玩。”

丽桑卡从绣架后面站起来，收拾着手工。

“你怎么了，我的妈！是聋了还是怎么的！”伯爵夫人提高嗓门说。“吩咐快点套马车。”

“马上就去！”小姐轻声回答，立即跑到前厅去。

①② 原文为法语。

一个仆人走进来，把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送来的几本书交给伯爵夫人。

“很好！很感谢，”伯爵夫人说。“丽桑卡，丽桑卡！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换衣服。”

“你还来得及的，我的妈。坐在这儿。翻开第一卷，念给我听……”

小姐拿起一本书，读了几行。

“大声点！”伯爵夫人说。“你怎么啦，我的妈？嗓子哑了还是怎么的？……等一等，把脚凳挪给我，再近点……好！”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又读了两页。伯爵夫人打了个呵欠。

“别读了，”她说，“真是一派胡言！把它送还巴维尔公爵，要谢谢他……可马车怎么啦？”

“马车准备好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探头看看街上，说。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伯爵夫人说，“老是叫人等你！我的妈，这可叫人受不了。”

丽莎赶紧跑到她的房间去。还不到两分钟，伯爵夫人便死命地打起铃来。三个使女一起从一扇门里冲进来，侍仆则从另一扇门跑进来。

“你们怎么都叫不应呀？”伯爵夫人对他们说。“告诉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我在等她。”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走进来。

“终于来了，我的妈！”伯爵夫人说。“怎么穿这身衣服？这

是干吗？……向谁卖俏？……今天天气怎么样？看样子有风吧。”

“一点风也没有，夫人！天气很好！”侍仆回答。

“你们总是瞎说一气！把通风窗打开。一点也不错，有风！还很冷呢！卸掉马车吧！丽桑卡，我们不去了：用不着打扮了。”

“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想。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确实是个极其不幸的人。但丁^①说过，别人的面包是苦的，别人的台阶是难登的，除了这个显贵老太婆的苦命养女，还有谁了解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呢？某某伯爵夫人的心肠并不坏，这是不消多说的，但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因而非常任性，她和那些在自己有生之年既不再谈恋爱又和现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老年人一样吝啬，一样养成了冷酷的利己主义的习惯。她参加上流社会的一切娱乐活动，出席舞会。在舞会上，她搽了胭脂，穿着老式服装，坐在角落里，就像舞厅里的一件丑陋而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来客都走到她跟前，向她深深鞠躬，好像在履行一种明文规定的仪式，此后就没人理她了。她遵守严格的礼节，在家里接待全城的名人，可是认不出任何人的面孔。无数的婢仆在她的前厅和下房里养得肥肥胖胖的，连头发也白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相盗窃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的财产。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是家里最倒霉的人。她给伯爵夫人倒茶，常常因此而受一顿训斥，说她糖放多了；她为伯爵夫人朗读小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作品有《神曲》等。